

幸福 还未到来

终其一生，女人对同性
的态度是暧昧的，多愁

孤寂的年少时，男人还

未真正进入她们的世

界，她们之间常常会进

发出精神之爱，然后在

一个高点上伤害彼此

最终疏远或淡漠。

作家出版社

014037783

I247.57
3349

幸福 还未到来

刘晓村 / 著



作家出版社

I247.57
3349



北航

C1725908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幸福还未到来 / 刘晓村 著. -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
2014. 4
ISBN 978-7-5063-7304-3

I. ①幸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24508号

幸福还未到来

作 者: 刘晓村

责任编辑: 邢宝丹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

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250千

印 张: 19

版 次: 2014年4月第1版

印 次: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304-3

定 价: 29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北航

C1725908

很久以来，青年时代对我来说是抒情时代，也就是说，在这个年龄段，个体几乎只关注自身，无法看到、理解、清醒地评判他周围的世界……

米兰·昆德拉：《帷幕》

目录

波 澜	.001
野 游	.022
远 行	.042
上 海	.058
迷 恋	.078
冷 月	.087
成 都	.100
春 寒	.111
苦 夏	.133
沉 溺	.146
雨 季	.163
重 逢	.177
放 逐	.185
荒 芜	.208
流 逝	.222
禁 锢	.229
离 去	.238
北 京	.250
岑 寂	.261
初 雪	.271
结 局	.288

波 澜

二十多年前的夏天对我而言已非常遥远。那个时候我没有预料到有一天我会淡忘那些刻骨铭心的细节，正如我从未想过衰老会真正来临。随着年华老去，我更固执地隐居在内心，外面世界的吸引力越来越小。有一天，我坐着空空无人的公共汽车从郊区返回。汽车驶过一条干涸的河床时，上来一个娇小的女孩。她摘下帽子、围巾，面对大量的空座位，似乎犹豫着该坐哪里。她严肃地看了看我，背对我在前排坐下。女孩的眉眼神情让我一颤。就在那一刻，我看到了吴敏静，她独自坐着夜车顽固地寻找着什么。

车窗外，呼啸的风声搅和着漫天尘土，偌大的城市逐渐消失在褐灰色的雾障后面……吴敏静出现在我多年前的记忆里，她不可避免地成为虚构。

接到成绩通知单那一刻，飘着细雨，她站在屋檐下，任雨水洒落到脸庞，心里开出一朵花来。就要去远方，梦寐以求的事情居然即将实现，她好像听到了远方海浪的声响。简直不敢相信这个愿望即将垂降给自己。而在此前，足足有十一年的日子在做白日梦，和漫长沉重的梦幻相比，这一刻来得多容易啊！她再次抬头看了看天，阴沉沉、有些雾气的雨天，远处教学楼的屋顶烟囱仿佛有烟飘出，慢慢地向云

层低矮的天空飞去。越慢越好，免得承受不住越来越快的心跳。她将两手插在淡蓝色棉布连衣裙口袋里，嘴角情不自禁地翕开，嘴唇俏皮地上翘着。她笑了。

班主任老师到处找她。同学们三三两两围拢在教室里，高声大气地彼此看着成绩单。班主任看见她，推开周围的学生，招手叫她过去。她羞怯地站在老师面前，脸色红润，看上去比她十八岁实际年龄小很多。班主任没有她那么兴奋，他甚至有些不悦，他说她是高86届文科班最遗憾的考生。她微笑着摇摇头。她的高考成绩可以上北京大学，但她为了更笃定，填志愿时报了上海的这所大学。她的成绩可是远远地高出这所学校的录取分数。班主任老师叫她快些回去告诉父母。他们一定等急了。

正是暑假期间，校园里静悄悄的，很冷清，雨天甚至有些凋零。吴敏静在这个中学待了六年，说什么也有些厌倦了，今天看看校园，她有些伤感。她少有在假期来学校，没有了学生的学校显得有些可怜。连平时她最喜欢的葡萄架下的小花园也没那么好看，小里小气。操场就更简陋，空荡荡，在雨中像块废弃很久的土地。篮球架油漆斑驳，长满铁锈，投篮筐歪歪扭扭。远远望去，昏暗天色下灰色的两层办公楼像监狱的房子。不对不对，怎么这么坏的比喻，她想。总之，她看着熟悉至极的校园，有种庆幸而解脱的感觉。

细雨柔弱无力地飘上几颗。吴敏静没带伞，雨滴到连衣裙上，她一个寒战，浑身激起鸡皮疙瘩，她觉得舒服极了，慢慢往校门走去。“吴敏静！等一下。”后面有人叫她。黄淮跑过来。他脖子上吊挂着书包，三两步蹿到她面前给她撑伞，气喘吁吁地说她突然就不见了，亏他跑得快！“考上上海的大学就不想理人了哇。”他说。吴敏静讲根本没看见他。黄淮笑道：“晚上到人民电影院看电影嘛。”她将伞收起，雨已经完全停了，伞面被她叠得整整齐齐，她把伞递给黄淮，问他为啥非要今天看电影。黄淮接过伞，塞进书包，叹口气，将书包抛起又接住，“晓得还有没有时间噢。你到上海读书，我在成都，一年土，

二年洋，三年不认爹和娘。”吴敏静将手在连衣裙里紧紧夹住腰，腰被捏得细细的，无意中勾画出好看的腰线，她笑说：“你考上川大还自卑？”黄准又将书包吊在脖子上，“自卑，咋个可能……你才拿到通知书就不想和我们耍了。上海又咋子嘛，又不是没去过。”吴敏静看了看黄准，他俩从初中起就一个班。高二划分文理科，她报了文科班，黄准理科成绩更出色，却也同样报了文科班。到了文科班，吴敏静连续两年都是全班第一，黄准却落到十名左右。她早知道黄准被川大日语系录取，却没有单独去祝贺他。吴敏静沉默片刻，才说：“过两天我们去看电影，我到你们家喊你。你不要来喊我，免得我妈大惊小怪。”黄准抠了抠耳朵，不屑地说：“你都是大学生了，不要随时妈不离口。我妈早就管不到我了。她本来想我学法律，我就是不干，她还不是干想到。”吴敏静大步跨过校门，因为是假期，校门关着，只留门洞。黄准和吴敏静挤着要过去，吴敏静个子不到黄准肩头，她退后一步，说：“你过你过。挤啥子挤。”黄准一只脚已经跨过门，马上跳回来，笑道：“你早点给我说哪天看哈，我好去买票。”吴敏静点点头，黄准高兴地往校园里跑去，边跑边喊：“咋忘骑自行车了呢！你先走，我来追你。”

黄准跑远了，吴敏静出了学校，她拐到另一条道上。黄准没追到她会奇怪，会着急，可她就想自己待会儿。就那么一小会儿，她想完全属于自己。

成都黄昏的小街上，逼仄的杂货铺和门板户已经开了灯。昏暗的灯光照得他们的脸咸菜一样暗淡。骑自行车的人穿着雨披，飞快地冲过水坑，溅起的脏水在灯光下闪着光……他们知道结果，会为我高兴吗？吴敏静想，她突然平静了。刚才魂不守舍都是因为这个啊。毕竟只有百分之四的考生能上大学，还是上海最好的大学。哪个人的亲生父母能不骄傲……他们或许是农民，整村整镇没有一个大學生；如果是知识分子，单位里攀比厉害，谁家孩子考上重点大学会议论好几天；也有可能是个体户，可能是超哥超妹，那也会在街坊上出名；他

们是工人的话，孩子考不上大学可以顶班，上技校也可以；解放军也没啥，考不上大学可以当兵……不可能，怎么可能呢，这个假设没有意义，她的生活里从来没有过“他们”，他们早就抛弃了她，忘记了她，从来没有找寻过她。他们和她就像眼前这个路人，面对面也不会认识。也许他们本不是夫妻，两人早就分开了，早就忘记了曾经做过的后悔羞耻的事……然而，最高兴和最痛苦的时候，她还是会情不自禁想到“他们”。这种本能让她屈辱。

路边一户人家蹿出个小孩，穿着肮脏的海魂衫，背上斗大两个破洞。小孩放声喊道：“三妹儿，回来吃饭了！快点哈，妈都毛了。”吴敏静吓了一跳，思绪被打乱了。一个小女孩赤足从吴敏静面前跑过，晃荡着手里的塑料凉鞋，叫道：“回来了！尽到喊，烦得很！”

吴敏静看看表，加快了脚步。爸爸妈妈可能早就等急了！院子里还有两个理科班的高考生，人家前天就收到通知书了。明知这两天爸妈寝食难安，她却磨蹭到现在。她小跑起来，塑料凉鞋很快灌满了水，变得又沉又重。

吴敏静进了院子，门口的青苔在雨后变得又湿又滑，她险些摔跤。她跑上五楼，掏出钥匙开了门，爸爸妈妈在饭桌边端坐，相对无言，对她熟视无睹。桌上，盘子上倒扣着碗。没有开灯，屋里很暗。吴敏静脱掉鞋子，叫道：“爸，帮我把拖鞋拿来，我的鞋子好脏噢。”爸爸仿佛从梦中惊醒，径直往吴敏静房间走去。吴敏静看看妈妈，拉开门边的电灯线，“咋不开灯呢，妈。”妈妈轰地起身，过来将电灯拉灭。“回来就开灯！穿鞋子要碰到嘴哇。”她愤愤地说。吴敏静笑了，换上爸爸拿来的拖鞋，将凉鞋拿到卫生间去，她提高声音说：“爸，妈，我的成绩拿到了，563分，比志愿填的大学高出几十分呢。”

吴敏静倾听着客厅的动静。“考上就好。”妈妈平静地说，“出来吃饭。”吴敏静仔细冲刷着脚趾缝中的小沙石。自来水浇着浇着，也就慢慢地凉了，从皮肤到心。她擦干脚，蹬上拖鞋，鞋襻松了，脚掌得吃力地巴着鞋底子。她给妈妈要求过几次换拖鞋，妈妈讲她考取大

学就给她买双新凉鞋，旧凉鞋剪掉搭扣可以当拖鞋穿。吴敏静将凉鞋靠在脸盆架上，洗毕手，拢拢头发，出到客厅去。

爸爸依然端坐，却抽起烟来。吴敏静赶紧坐下，端起饭碗。天黑得已经不大看得清菜的颜色。“你们咋不先吃呢，等我干啥子。”吴敏静笑着夹起凉拌芹菜。妈妈给她夹了点丝瓜，“你说得轻巧，去看分数，一去一下午，我们不担心？谁知道你考得好不好，没考起咋办？……吃吧吃吧，班里考起几个？”吴敏静帮爸爸将烟灰缸拿到窗台上，“上本科线三十一个，重点嘛，十七个。大专还有十几个。只有七个人没考上。”妈妈点点头，过去开了灯，爸爸像突然暴露在光天化日下不适应似的，拿起的筷子又放下了。“省重点就是不一样。明天你去问苏曼，他们学校肯定没考上几个。”吴敏静听出妈妈高兴，忙说苏曼班级预考时就只有六人上线。妈妈又给吴敏静夹了点丝瓜，自己却几乎不吃：“你这个分数比重点线高得多吧？”吴敏静点点头，“戴老师说高出五十多分。爸爸，你吃点菜，咋个尽刨稀饭嘛。”爸爸抬头冲吴敏静笑了笑，说：“你吃你的。”吴爸爸始终是山东味道的成都话，外人甚至都有些听不懂。妈妈停下筷子，渐渐泛起笑意，“别管你爸，我忘给他买大葱了，都想着买你爱吃的……静静，上海那所大学分数高还是川大分数高？”吴敏静笑道当然是上海的高，中文专业高好多分呢。妈妈很慢地点头，放下筷子，双手并在一起，凝视着吴敏静说上次填志愿太匆忙，爸妈被戴老师劝得头昏脑涨，也是不好意思当面反驳老师，事后考虑吴敏静的志愿填得不合适。吴敏静惊讶地看着妈妈，“吃吧，吃，边吃边说。把丝瓜吃光，都是给你炒的，我和你爸不吃这个，懒得回头又热。”吴敏静用筷子划拉划拉稀饭，问道：“为啥呢？”妈妈端起菜盘子，将丝瓜拨到吴敏静碗里，用馒头将盘子里的汤汁蘸干净，馒头递给爸爸，“跑那么远，每年光来回路费得花多少钱；再说了，上海物价肯定也比成都贵。读大学还不是为了以后工作好点，在哪儿读都一样。川大也是好大学，读川大你也不掉价。”丝瓜卡住吴敏静喉咙，使劲才咽下去，她低头抓住饭碗边缘，

“志愿都填了，又不可能改。”吴妈妈按住吴敏静手背，紧接着说：“只要你愿意，可以找人帮忙改。上次苏曼不是说她爸有学生在教育厅工作吗，他们管着招办，应该想办法。”吴敏静没出声。妈妈感觉手指凉凉的，忙抽回手，在衣服上擦了擦，“别哭，哭什么劲，不是和你商量吗？你考上大学我们当然高兴，但也要考虑家里的困难。也怪我，当初头脑发热忘了家里有几分几两。你爸现在一身病，医生老说给他吃点补药，我们哪儿还买得起补药。院里除了我们家哪还有看黑白电视的？家里就这点钱，老家还一个劲写信来要。你爸每个月把工资往我手里一塞就万事不管，妈妈得顾老顾小，你知道有多难。你嚷嚷换凉鞋多久了，我拿得出钱吗……你自打读书就没让爸妈操过心，你会体谅爸妈的。”眼泪吧嗒吧嗒滴在粥里，吴敏静抬头想说什么，结果头埋得更低，她将饭碗来回转圈，喉咙硬得胀痛。563分像是在嘲笑她，吴敏静只恨自己考得太好。

爸爸又点着一支烟，半晌，缓缓地说：“别哭了，还没定，你妈就那么想。”妈妈恼怒地瞪一眼爸爸，“一边抽去，呛死个人！谁说没定，没定我干吗说，当放屁啊……都多大了，动辄就哭，我就讨厌你这副哭脸。有话就说，说话！”吴敏静抹把眼睛，眼泪流得更加汹涌，连衣裙前襟湿了一片。爸爸过去靠在厨房门上，赶了赶烟圈说就别说了，回头再说好不好，饭都没法吃了。吴爸爸拿来吴敏静的洗脸毛巾，碰碰吴敏静胳膊肘，吴敏静接过毛巾擦了擦脸，哽咽着说：“我想去上海上学，我考上好大学……”她说不下去，用毛巾捂住脸。吴爸爸拍拍吴敏静的背，像在给她打气。“考上大学是你本事大，那也不能不顾家里的实情。你爸当初也喜欢学习，家里穷还不是乖乖当兵。你再想想妈的话有没有道理。帮我收拾碗吧。晚上你到苏曼家去一趟，问问她考了多少分，读哪个学校。咱们也关心关心人家，回头还得求她爸帮忙。”爸爸掐灭烟头，接过吴敏静手里的脏碗筷，轻声说歇着去吧。吴敏静往自己房间走去。妈妈在她身后叫道换件衣服就去苏曼家，晚了人家冲冲涮涮地不方便。吴敏静无言地进了房间。

吴敏静的房间不到十平方米，通向阳台。阳台门帘是吴敏静自个儿用挂历纸做的，一小段一小段纸筒花花绿绿连接在一起。窗户上挂着她最喜欢的蓝底起白花的布帘。写字台干干净净，放着书、茶叶筒改做的笔筒、鸡毛毽子、橘色塑料台灯。写字台铺着玻璃板，玻璃下压着几张照片，她一岁的留影，三岁时全家在庐山照相馆的合影，妈妈抱着她在杜甫草堂的照片，六岁回山东老家和姥姥、姥爷的合影，初中全班毕业照，十八岁那年和苏曼在成都人民南路街心花园的合影。吴敏静坐在写字台前，眼泪滴落在玻璃板上，她看着那张妈妈抱着她的照片，视线模糊了。我应该听她话，是她把我养大，她省吃俭用都是为了我，否则我太没良心。如果当初戴老师不给她们母女分析高考形势，用与其是建议不如说是命令的口吻让她填报上海的大学，她不会让妈妈不高兴。她自己也会心安理得上川大。她还以为爸爸妈妈会为她高兴，就像她得成都市级三好学生那次，发了好几样奖品和十块钱，妈妈特别高兴，回家就包饺子……到底不是他们的亲生骨肉。她想，然而这想法倒吓着了了她，赶紧刹车。妈妈说得不错，家里过得紧巴巴的，爸妈节俭到自虐的地步，去外地读大学会多花钱。可是，她真的太想出四川，太想去上海读大学了。苏曼也报考了上海的艺术院校，还不知道苏曼文化课上线没有，她却先要反悔了……吴敏静泪如泉涌。

妈妈在外屋叫吴敏静快些去苏曼家，又下小雨了，雨夜少女出行不安全。吴敏静擦了擦眼泪，又用那湿手绢将写字台上的水渍擦干。她站在衣橱前照镜子，还好，眼睛没有红肿，一会儿到苏曼家，应该看不出她哭过。吴敏静重新将头发扎好，背上书包，将借给苏曼的“三毛作品系列”放进书包，开了房间门。

妈妈站在门外，见她出来，将伞递给她，“不换身衣服？”吴敏静摇头。妈妈提着一袋小米跟着吴敏静走到家门口，吴敏静换鞋，吴妈妈躬身提起吴敏静的凉鞋看看，说：“明天去人民商场给你买双凉鞋。这双就当拖鞋……也没啥东西送人家，你把这袋小米带去，还是你叔

上次从老家带来的，熬粥喝好咧。”吴敏静接过米口袋，点点头，出门去。吴妈妈在身后说：“早点回来，免得你爸又去等你。”

天气凉快潮湿。小街上自行车很多，沿街摆摊的麻辣烫都收回店堂了。吴敏静飞快地走着，雨滴在伞面上，憋闷的响声。她突然很害怕见到苏曼，如果苏曼考得不好，她自己考分这么高，怎么安慰她？如果苏曼分数上线，她又不能去上海了，不是欺骗苏曼吗？苏曼北京、上海的艺术院校都考得不错，吴敏静报考了上海，苏曼毫不犹豫将上海的学校放在第一志愿。怎么办？她在十字路口站着。不去也不行，妈妈让她带东西，苏曼肯定也很想知道她的分数。她长时间举着伞站在路边，不时有骑自行车的人奇怪地打量她。她已经没有了泪，还是很想哭。其实妈妈不欠她什么，如果不是妈妈，她也许在某个社会福利院待着……她不敢想象下去。她抱着伞柄站在雨中，茫然而锥心地痛楚。

吴敏静上了去郊区的公共汽车。公共汽车上只有三个人。汽车窗玻璃关着，雨水溅落在玻璃上，像透明的珠子。旧珠还没散尽，新的又落下来。司机和售票员粗声大气地聊着天。她下意识总要去抹开雨水，想要把街道看得更清楚。她可能就孕育在汽车下某一条简陋的街道上，她生在街边的某个公共厕所里……吴敏静闭了闭眼，顾影自怜让她悲从中来。她的命运从来不属于她，就像她来到这个世界上一样虚无。夜车驶向夜的远方，那个背靠司机而坐的售票员已经注意到这个奇怪的中学生，她一定是离家出走，她瘦小，清秀，好像哭了。

说是郊区，公共汽车不过开了七站。吴敏静下车，打了个寒战。到处一片漆黑，路灯昏暗地照亮它脚下一小圈地盘。马路两侧是大片菜地，看不清种了些什么。吴敏静上了一座桥。桥下河水发出淤泥的腥臭味儿。雨接近尾声，有一滴没一滴地落，路上的黄泥塞满了她双脚，硌得脚生疼。走着走着，路面变得宽阔平整起来，路灯也更明亮了，她看见了那家大型军工厂生活区的大门。

拉开门，黄淮吃惊地看着门外的吴敏静，她的头发湿了一多半，

连衣裙下摆湿乎乎贴大腿，小腿沾满了泥点，手上提着一只白布袋子。“你怎么来了？”黄准接过吴敏静手中的伞，撑开，放在门口。噤噤噤，屋里跑出来一个小女孩，穿着背心短裤，瘦得像柴火棍。她躲在黄准身后，一双大眼睛严肃地望着吴敏静。“梅梅，快来洗！水放好了。谁来了……”黄准回头喊道是吴敏静。黄准妈妈在卫生间的嗓门很大，“吴敏静，进来坐……梅梅，快点，谨防我出来打你！”吴敏静红了眼圈，别过头去。小女孩掐了黄准一把，噤噤噤跑走了。“快进来冲脚，尽是泥巴。”吴敏静进屋，黄准在前面带路，将吴敏静领到厨房。黄准正要开灯，吴敏静突然从背后环抱住他，哭起来。黄准转身更紧地抱着她，她几乎喘不过气来。“怎么了？”黄准不解地问。吴敏静眼泪流得更急了，却说不出话来。黄准粗重的气息喷到她脸上，她贴着他的胸。她的身体像是缩小了，圈在一个男人的怀里，她感觉自己柔弱而踏实。黄准的手臂铁钳般攥着她脖子，读川大也许并不坏，至少还有他。黄准的嘴贴近她耳朵，他的声音颤抖着：“我一直就喜欢你！”她听罢，浑身抖动起来。

他们拥抱着站在厨房里，不敢看对方面容。黄准怕看一眼自己或对方就会融化，吴敏静既兴奋又对男人身体莫名恐惧。片刻之间，胆战心惊的两个人嘴凑在了一起，他们不懂接吻，只是亲着对方的唇、脸，只感觉天旋地转、惊心动魄……也不知过了多久，黄准妈妈喊道：“黄准，吴敏静人呢？”黄准如梦初醒，松开吴敏静，慌忙拉开灯，应着他妈，“我们在厨房，她要冲下脚。”黄准用洗菜盆接了水，小心翼翼地将水泼到吴敏静脚上。“你这小子，咋让姑娘在厨房洗脚，到卫生间洗嘛。”黄准妈妈走进厨房，她是个大块头女人，穿着肥大的连衣裙，笑容满面地靠在门上，“吴敏静，洗干净没，完事到外面吃点西瓜。我们黄准傻里吧唧，也不懂招待客人。吴敏静，听说你的分数比重点线还高五十多，太了不起了。”吴敏静叫了声嬢嬢，她微垂着头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。黄准妈妈没有注意到吴敏静尴尬的样子，转身出去了。

黄准的小妹妹警惕地看着妈妈将最红最厚实的那块西瓜给了吴敏静。黄准张罗着切西瓜，将靠着他的妹妹推到一边去。黄妈妈很感兴趣地询问吴敏静为何不报考北京大学或中国人民大学，黄妈妈对儿子班级前几名学生的情况了如指掌。吴敏静说报考上海的学校更保险。黄妈妈直替吴敏静遗憾，又数落儿子不听话，非要报日语专业。吴敏静以前和同学们一起来过黄准家，因为人多，轮不到她说话。她独自面对黄准家人，很是坐立不安。黄妈妈指着白布口袋问是什么，吴敏静忙答从亲戚家取的东西。黄准不满地说：“妈，人家在吃东西。”黄妈妈点点头，起身说：“吴敏静你玩哈，我去洗衣服。”黄准马上接口道：“妈，喊梅梅去睡了，她把西瓜水往我身上抹，烦死了。”吴敏静起身告辞。黄妈妈爽朗地说：“再玩会儿嘛，你们聊你们的，他妹妹睡得早。”吴敏静微笑说公共汽车也快收车了。黄妈妈笑道：“那就改天来，你们两个好不容易同了六年学，这下要分开了；我们黄准肯定有点舍不得。”黄准虎着脸，很不高兴的样子。黄妈妈拖着女儿往里屋去，那小姑娘噘着嘴，直叫：“不嘛，我不睡！”黄妈妈只管拉女儿，说：“黄准，把吴敏静送到汽车站。你爸的雨披在阳台上。”吴敏静提起白布口袋，她把它保护得真好，竟没有一点淋着雨。

她来时觉得路那么长，四周很黑，很难走，现在却很快到了公共汽车站。路上黄准将她的手牵得紧紧的，他的手暖热潮湿，并不舒服。她甩了几次都没有甩掉。她没说话，她想好了回家怎么应对妈妈，妈妈坚持改志愿，那就改吧。黄准以为她不高兴了，一个劲抱怨他妈如何啰唆，他妹特别可恶。吴敏静讲她们很好，他妈妈特别和善，他妹妹也很可爱。黄准解释道她们平时并不围着他，今晚变得惹人烦。吴敏静笑着说她简直冤枉她们了，她们显然很维护他。吴敏静的连衣裙溷干了，她抬起头，雨后的天空云散开来，靛紫色的夜色变得润泽温柔。她的心情已经和出门时大不一样。

他们走到起点站，没有人等车。待开的车就停在一块空坝子里，车门开着，车厢里空无一人。黄准将自行车放在站外，跑过来，吴敏

静已经上了车，黄准跳上车，在最后一排找到吴敏静。吴敏静从他手中接过雨伞和布口袋，“你回去嘛，免得你妈担心。”黄准摇摇头，急迫地说：“他们管不了我，我送你回家。这么晚你一个人走不行。”汽车站的路灯斜着照过来，车厢里有蚊子在光线里飘。吴敏静说：“还不到九点，早得很，没事儿。不要送了，我爸妈看到你会不高兴。”黄准索性坐到吴敏静身边说他不进她家院子。吴敏静笑说不进院子还不如不送，免得麻烦。黄准笑道那就进院子，不上楼。吴敏静不再推辞。她看到始终没有乘客上来，心里有点发毛，黄准执意要送她，她也就答应了。

公共汽车几乎像在冲锋陷阵。售票员斜视着他俩。他们在最后一排颠来倒去，摇摆不定。黄准问吴敏静刚才在他家为何哭，吴敏静讲没什么，就是她妈数落了她两句，她一时情绪失控。黄准又问那她为什么突然找到他家来，高考完后他请她好几次她都不肯上他家。吴敏静讲她就是这样，想来就来，不想就不来，也没更多为什么。她的口气令他忐忑，他担心惹她不高兴，赶紧打住话头。吴敏静已经抱定与黄准读同一所大学，却不打算告诉他。黄准将手按在他们俩中间的布口袋上，吴敏静忙缩回手，插进连衣裙裙兜，黄准将手伸进她的裙兜。他们紧紧握着手，不约而同地紧张地注视着窗外，窗外一闪而过的除了黑暗，更多的还是黑暗。黄准心驰荡漾，汗如雨下。吴敏静坐电梯似的有点轻微的失重感。

吴敏静想好了怎么给妈妈回话，苏曼家人怎么也不肯收下小米，但答应帮忙。吴敏静同意妈妈的意见，将志愿改为四川大学。门开了，苏曼出现在门口，嘴里嚼着东西。吴敏静吃惊得布口袋差点儿掉在地上。苏曼高兴地抱住吴敏静肩头，“我等你好久了，敏静！我晓得你考上了。我也考上了，我告诉你啊，特别险，我的文考就过了录取线四分。我们终于可以一起去上海了！太安逸了！”吴敏静点点头，鼻子一酸，好歹忍住眼泪。妈妈走了过来，关切地说吴敏静刚走，苏曼就来报喜了，苏曼班才考上七个大学本科生。妈妈瞥见吴敏静手中

的布袋，正要开口，吴敏静忙说她刚出门就碰见班长，戴老师让班干部去学校商量全班去旅游的事，她没来得及去苏曼家。妈妈接过布袋子，深深地睽了吴敏静一眼，淡淡地说：“明天再去苏曼家玩吧。”苏曼讲没去正好，她拉住吴敏静的手，撒娇般地请求吴妈妈让吴敏静到她家去住一晚。吴妈妈摘下袖套，看着吴敏静说：“我们静静……”苏曼打断吴妈妈的话，嚷嚷道：“去嘛，去嘛，高三过得太压抑了！还不允许我们疯一下啊！我有好多话要给敏静说。孙嬢嬢，你就让她去嘛。我在你们家住过好多次了，敏静还没到我家住过呢。”妈妈看也不看苏曼，依然盯着吴敏静说：“好吧。静静，那你就把事情给苏叔叔说说，晚了就不成了。”吴敏静点点头，苏曼只听得吴妈妈说好，便高兴得直晃吴敏静手臂，催促吴敏静快点走。吴敏静笑着说还得拿上牙刷、毛巾，裙子也要换。苏曼讲吴敏静太啰唆了，周到得像个老太婆。

吴敏静轻掩上房门，苏曼倒在吴敏静床上，笑出了声。她说她全班同学都没想到她能上大学，结果呢，她上了重点艺术院校。她一下子在学校轰动了。吴敏静收拾东西，苏曼便自说自话，她说吴敏静考上大学明显不兴奋，因为从小学到高中，吴敏静完全习惯了作为优等生对待，考多好的大学也不为过。她苏曼就不一样，她学习平平，偏科，她看的书、她喜欢的东西早就超越了中学生的视野。她本来以为自己考不上大学，这家艺术院校的导演系却像是为她而设。她太幸运了，她比吴敏静幸运得多！吴敏静将一条紫红色绵绸连衣裙塞进书包，笑道：“你在总结你的一生吗？”苏曼腾地从床上一跃而起，差点儿碰着吴敏静，“你咋一点儿都不兴奋呢，我们要一起去上海了。上海，晓得不，中国最大最繁华的城市。以后就不是我爸妈给我买衣服了，是我给他们从上海往回带。”吴敏静背上书包，平静地让苏曼小声点，她爸睡了。苏曼哈哈笑着，“你说啥子噢，才九点钟。”吴敏静捂住苏曼的嘴说她爸妈平时就是九点睡觉。苏曼大惑不解地说今天不是平时，今天是吴敏静的大喜日。